



千嬅無法忘記亡母生前對自己的冷淡

電影由海防博物館的英軍舊工事的槍眼外望開始，觀眾先後見到幾段香港人的生活，博物館的導賞員面對愛賣弄的參觀者；醫生為病人檢查，和護士偷情；補習天王一邊看着女兒打球一邊和人談情；過氣模特兒拒絕了和老闆「面試」的機會；「喃喃佬」在做法事時打快，導演就告訴觀眾這是一家人。導賞員和醫生是對夫婦，補習天王與過氣名模是夫妻，而喃喃佬則是導賞員和補習天王的兩兄弟的父親。這家人各自有不同的煩惱，楊千嬅演的導賞員無法忘記逝世的多年的亡母對自己冷淡，而古天樂演的補習天王則為樣貌平平的女兒擔心而煩惱，他們的父親，吳孟達演的喃喃佬則因為任媽媽生的女友不被子女接受而痛苦。

「迷你北角」的虛幻

這部電影以一個頗為「超現實」的手法去處理這家人的苦惱，一個紙板做成的「迷你北角」，成為重要場景，不論是楊千嬅演的導賞員，還是她那「貌醜」的侄女，都不時出沒在這個地方。它既是楊千嬅心中的迷離世界，也是讓豬仔的寵物幻化成怪獸大肆破壞的夢中樂園。有趣的是，這個紙板北角所模仿的是一個老舊的北角，路旁的建築其實是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北角，就算是千嬅的角色，童年所見也未必是片中那些四層唐樓。這個北角，是吳孟達演的父親才有機會見到。片中他提到自己三代人都在香港仔捕魚，直至政府建華富邨，安置漁民上岸，才被家人安排到北角學做殯儀。在這裡，三代人都由北角串連起來。

吳孟達的漁民上岸故事，一般都解讀為香港人，以至香港發展的比喻。導演看來是用了一個很通俗的香港故事來建他這個香港仔的故事，即由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的神話。不過這個英國人灌輸給我們的故事，其實有不少破綻，殖民地建立前後居民，除了打魚，恐怕

還有不少是打石，以致打劫為生。不過漁民漁村的意象太過深入民心，在這裡用上也無可厚非。但有趣的是，他的兩個子女，在很短的時間就爬上了社會階梯，過着相當優渥的生活。這樣的一個香港故事，當然不是不可能，但比較大多數人的生活，還是讓人感到有點暴發。

營造奇觀的濫調

導演以這一家三代人各自面對的問題，作為香港人煩惱的代表，可以說是一個很有「抽離」的選擇。如前面所講這家人發展的軌跡有點「暴發」，但他們面對煩惱的方法卻顯得很抽離。不論是古天樂的角色懷疑像父母的女兒是否親生，還是梁詠琪飾演的模特兒太太要如何面對年華老去和金錢誘惑，都顯得冷靜克制，導演把衝突和激動都磨平了，用一種頗「文藝」的手法讓生活呈現銀幕（尤其是那不斷反覆，讓人不耐的配樂）。只不過，把一般人心目中會比較張揚、浮躁的補習天王、模特兒等人士，壓低到日常所見的香港人還要平淡，實在是有點不明所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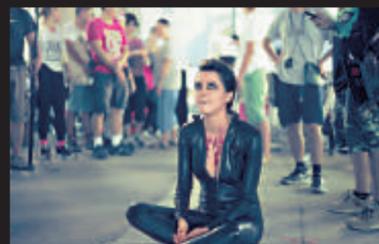
當彭浩翔不再以兩個點子推動，講一些帶着喜劇感的人間小故事，而是企圖要抽取一些社會的現象，來和觀眾說有點大的道理時，原來可以是這麼空洞。當大張旗鼓到把造了一些魔幻的場景，用虛幻的舊北角，海邊擱淺的鯨魚來營造視聽奇觀之後，要講的原來只是一些無聊整齊的陳腔，而不過是過去幾十年真實的香港仔經驗。這些濫調無論如何教育有識的表現出來，還是會讓生活在真實世界的觀眾感到不安。何況，現在《香港仔》既沒有徹底把玩講故事的手法，早早把放出去的線索收回來，但在劇情的推進上又漫無目的。結果是兩頭不討好，又失去了掩人耳目的聰明點子，成續令人難堪。



梁詠琪(右)找小姑千嬅傾訴心事



梁詠琪在片中飾身材豐滿的過氣模特兒



過氣模特兒梁詠琪面對年華老去的煩惱

香港人，或者親切一點叫「香港仔」，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？不同的導演在不同的電影中，有各自的呈現。若果看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大行其道的黑幫片，你可能會覺得香港到處都是江湖人物和小混混，而陳果的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則把片中的香港人塑造得多少有點狂躁。彭浩翔構思、籌備六年的新片《香港仔》，開宗明義要講香港人，講香港人的生活，但老實說，片中幾位香港人的生活卻溫吞得有點讓人意外。

文：行光



導演彭浩翔(右)開宗明義要講香港人的故事

# 串連三代人的陳腔

## 《香港仔》



千嬅在夢中的紙板北角，遇上已去世的母親



模特兒梁詠琪(左)出席飯局遇上余文樂



父親古天樂(左)懷疑樣貌平平的女兒不是親生



醫生志偉(左)跟女護士有私情



吳孟達飾演的上岸漁民，做「喃喃佬」



博物館導賞員千嬅(前排中)遇上愛賣弄的參觀者

### 析影視業沒落論

文：田力

早前有影視前輩撰文分析香港影視為何沒落，結論是因為這些影視作品「戲劇性」不足，更指出只有戲劇才是永恆的賣點。

如果「戲劇性」是重點的話，經常上演國際名劇的劇場應該是其門如市。事實並非如此，可見戲劇只是影視「沒落」和「興起」的其中一個元素。該前輩說近年很多劇情電影、電視劇集失去觀眾，主要原因有二。一是掌握戲劇性的專業編導人數不足，所以質素下降，題材狹窄。影視人才不足是公認的事，但大眾娛樂作品的受歡迎與否，戲劇性的掌握也只是其一因素。有時片種、題材和卡士就決定了受歡迎程度，今年的某幾部賀歲片就是絕佳例子。

第二個失去觀眾的原因，據說是惟商業主導，只知道噱頭賣錢。他認為噱頭吸引觀眾的方法是短暫的，噱頭點子招式用老了，觀眾便求轉變口味，舊瓶新酒無補於事。首先，今年有一部賀歲片基本上是舊瓶舊酒，都很受歡迎還在準備拍續集。可說是對這理論有力的回應。更重要的是噱頭的確是賣錢的重要元素。所謂噱頭點子招式用老了，就只說明這些招式不是噱頭，噱頭不會是舊的，這是噱頭的定義。

這位前輩又指很多作品「有佳句、沒有佳章」，裝修、陳設都有個人風格，但全劇而言卻「弱不禁風」，失去戲劇性，經不起時間考驗。他的觀點大概是多種角度的其中一種，娛樂性、社會性和文學性都沒有考慮。不能說他錯，但真的有點「離地」。

最後他指香港的電視連續劇曾是廣府話地區獨佔鰲頭的創意工業，瘋魔全球；可是不進則退，韓劇、日劇都扒頭了。更指創意工業不是政府和主流商人可創造的，主要是靠產業從業員和一套優良的行業規則。他明顯不知道韓國是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全力發展影視業，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才把行業做起來，誰說政府不可能創造工業前景。至於要靠從業員和一套優良行業規則的「提議」，令人不禁要問在香港影視業蓬勃的年代，何曾有過一套優良行業規則？

難怪曾經有電影人說最可怕的不是門外漢，而是曾經是業內人而離開了三年以上的前輩，他們的理論往往帶來「驚喜」。

## 日本賣座猛片《永遠的0》襲港



上周兩部港產片《香港仔》和《Delete 愛人》隆重上畫力戰《蜘蛛俠2：決戰電魔》，結果當然難敵「蜘蛛」魔力，而今周則有兩部來頭不小的日本片上陣，《永遠的0》和《黑執事》。

《永遠的0》去年十二月在日本上映，連續七個星期高據周末榜冠軍位置，上映十五周共收八十四億九千六百六十七萬日圓，約六億四千七百四十萬港元，現時穩坐今年日本票房榜第二位，第一位為收一百四十六億三千萬日圓的迪士尼動畫片《魔雪奇緣》(Frozen)。《永遠的0》改編自田向樹所寫的暢銷同名小說，講述青年佐伯健太郎探訪祖父生前的戰友，追憶太平洋戰爭期間擔任零式戰機飛行員的祖父過去。講起零式戰機不禁想起去年日本全年票房冠軍，勁收一百一十六億三千八百一十九萬日圓，約



在日本勁收八十四億日圓的《永遠的0》

八億八千六百萬港元，宮崎駿的動畫片《風起了》，主角為零式戰機設計師堀越二郎和小說家堀辰雄二為一。

有趣的是連續兩年日本的賣座片都是講述戰爭期間，前方(飛行員)和後方(設計師)為題的電影，或者這跟日本社會近年的氣氛和狀態有點關係；而兩片都有着某種程度的「反戰」意識，要珍惜生命。因為兩片的題材問題，《風起了》雖然在世界各地上映，但票房都只是「一般」，沒有宮崎駿過往作品般受歡迎，在美國上畫票房只收五百一十九萬美元，相比《崖上的波兒》和《千與千尋》都有過千萬美元，較為失色。至於《永遠的0》，香港為日本以外的第一站海外上映，前一周的優先場收四萬三千五百港元，且看今周上畫反應如何。

另一部日本片，改編自福澤諭吉的《黑執事》，電視動畫劇集热播後，電影公司隨即拍成電影，由水嶋宏、剛力彩芽主演，所謂「執事」即是管家，影片以調查木乃伊乾屍事件為橋段。影片於今年年初在日本上映，票房收五億三千六百三十八萬日圓，約四億零八十四萬港元，反應沒有電視動畫劇集般理想。

### 美國《哥斯拉》殺到

兩部日本片以外，還有一部荷里活大製作，亦跟日本有關，就是重拍日本經典怪獸電影的《哥斯拉》(Godzilla)，記得一九九八年Sony曾跟日本合作拍攝過一次，全球收三億七千九百萬美元，這次華納再投下重本，不知結果如何，香港跟美國同步上映。至於，原定上上周上畫的《賤鄰50》(Neighbors)，此片在美國勁收五千三百四十七萬美元，不知在香港是否同樣受歡迎。而在柏林影展榮獲最佳電影和最佳男主角的內地黑色電影《白日焰火》，亦於本週上畫。